

记忆中的海洋故事

# 迷海情趣

Mihaiqingqu

jiyizhongdehaiyanggushi

王寿林 著



海洋出版社

# 迷海情趣

王寿林 著

海洋出版社

2016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迷海情趣 / 王寿林著. — 北京 : 海洋出版社,  
2016.7

ISBN 978-7-5027-9545-0

I. ①迷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回忆录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79070号

责任编辑: 白 燕 程净净  
责任印制: 赵麟苏

**海洋出版社** 出版发行

<http://www.oceanpress.com.cn>

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8号 邮编: 100081

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 9.75

字数: 130千字 定价: 30.00 元

发行部: 010-62132549 邮购部: 010-68038093 总编室: 010-62114335

海洋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大连湾里钓刀鱼——童年跟父亲学钓带鱼的故事..... | 1  |
| 龙头山下蟹子坑里捉蟹子.....           | 8  |
| 我钓上条不知名的鱼.....             | 15 |
| “横”钓黄鱼 “竖”拖刀鱼.....         | 19 |
| 遛海边儿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24 |
| 三次逢鲨·方说识鲨.....             | 29 |
| 河豚趣事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33 |
| 父亲钓上一只海捞鸭儿.....            | 38 |
| 哦！飞鱼也上钩儿.....              | 42 |
| 走！放大棒儿鱼去！ .....            | 45 |
| 我跟爷爷捉海蜇的故事.....            | 49 |
| 我和爬蛸（章鱼）捉迷藏.....           | 56 |
| 捡海蜇 度饥荒.....               | 64 |
| 羊坨尖外钓牙鲆.....               | 68 |
| 甩鲅鱼“甩”上一条大牙片鱼.....         | 75 |
| 妈妈赶海刨上一条大扁扁鱼（比目鱼） .....    | 78 |
| 打石板·甩鲅鱼·鱼丸子.....           | 82 |
| 夜钓鳎鱼 说五怪.....              | 87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疆边儿下小线钓鲢鱼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92  |
| 扎猛子捞上一条“长虫”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95  |
| 碰海螺的喜与忧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99  |
| 潜水观光真喂儿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03 |
| 水下三战“赤甲红”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08 |
| 趣说海参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10 |
| 感受钓黄、黑鱼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17 |
| 鲛鳐鱼奇事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23 |
| 泊船 捡条大劳子鱼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27 |
| 渔家过年三种鱼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31 |
| 雾海迷向，好险！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34 |
| 海狍儿 骑鱼记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38 |
| “品读大连”（第一季）新书首发暨<br>作品研讨会与会人员名单..... | 142 |
| 书后语（作者三字耿介）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146 |



## 大连湾里钓刀鱼

### ——童年跟父亲学钓带鱼的故事

童年，我家由海岛迁往大连，住在甘井子海猫坨子屯（即后来的海茂村）。

家父当时在大连三玄渔港日本渔轮上出海捕鱼。日本人造的“日满”渔轮吨位大，出海拉网昼夜不停，活儿太苦。加之，太平洋战事日频，被美潜艇击毁的大小船只的残体，漂浮在海面上，渔轮出海时有所见。为了安全，父亲弄了只三舱眼的小橇子，决定在海猫屯那儿上小海儿——钓鱼、拉海参、捞蛎子、捉海蜇。还可在老甘井子“倒煤架子”下海底网拉煤块儿（日本人装船时掉在海里的）。





其实，上小海儿这活儿，也够苦了，起早贪黑地赶潮水；风雨浪天里，父亲都得黑灯瞎火地爬起来，跑海上去照看小橇子，怕被大风浪打碎了船……

那时的海猫屯儿，天蓝海绿，海边儿沙滩洁白，鱼虾蟹子又多又“厚”，真是喜煞渔家人和赶海的闺女媳妇们。

印象最深的是，每年的端午节和八月中秋节前后，当成群的刀鱼洄游到三山岛里的大连湾时，那是我们渔家人钓刀鱼最忙碌的时节。

仅凭着手上扯着的一条七八撮长的鱼线和坠子、钓钩，一潮工夫，就可以钓上百八十条光闪粼粼的大刀鱼来。

最开心儿的是，父亲用小橇子载上七八岁的我，把小橇子摇到海猫坨子外海域拖刀鱼的情景儿（渔人又称“跑刀鱼”）。

当时的海猫坨子，满潮水时，离岸边大约有两百多米远；如果是枯潮，它距岸边儿的礁石，最多也不过百米。坨子上建有坞道，还有一幢小木板房子。常见有船拉在坞上维修。

其坨子的四周鸥鸟、海捞鸭掠飞，“咕咕”、“嘎嘎”的叫声不止（可惜这坨子后来被厂家填海和陆地连在一起消失了。如那时，人们有现在的环保意识，保留住这海猫坨子，今天那可是我们大连又一最佳滨海旅游胜地哟！）。

海猫坨子，东临大连湾三山岛，北靠大连湾镇，南边便是海港东码头。这里是上小海儿的渔家人钓鱼、下网、捞蛎头、拉海参、捉海蜇的最富饶之地。



春季端午节和秋季中秋节前后，在早晨日头冒红前；下午日头落山前，看吧！这海猫坨子外海域，鱼水淌流，热闹非凡，小船儿来往穿梭，人欢鱼跃，如同雁翎队一般……

父亲双腿跨开，站在后舱里，一手握着橹杠，一手握着橹绳，嘴里咬着一条拖线，“吱嘎”地摇着橹，一边不时地抖着线。我坐在小桅子前舱上面，两手各扯着一条线，左右不停地抖动着，那样子，就像在陆地上扭秧歌一样。

突然，我手中有条拖线拉紧了，像似抻皮筋儿，可又比抻皮筋儿的劲头大。我心里紧张得像揣了个小兔子，“咚咚”直蹦，我急告父亲：“鱼吃钩了！”

父亲放下手中的橹，接过我手中吃紧的那条钓线，两手交替麻利地往上收线，我抖着手中的另一条鱼线，又惊又喜地看到一条又肥又宽光闪闪的大刀鱼，被父亲拖出了水面。父亲一哈腰，伸出一只大手，扯住细



铁丝儿钩系，把又摆动、又挣扎的大刀鱼，狠劲儿地掐住鱼头下部，用另一只手，把鱼钩从锋牙锐齿的鱼嘴上摘了下来，然后“呱唧”一声摔进了中舱里。

那刀鱼在舱中不停地蹦跹，溅起的舱底水澎到我的脸上和嘴里……我也全然不顾海水咸鱼儿腥，只想着多钓上来一些大刀鱼过手瘾，那才更喂儿哩！忽地，“咚”的一声，父亲扔下手中的橹，迅速地收着他手上挽着的钓线，随即又是一条大刀鱼被摆进了中舱……

摆进舱里的刀鱼，蹦跹了一阵之后，便气息奄奄了，最后全身僵硬不动弹了，像是一把寒光森森的东洋鬼子大刀，只待小船回岸装筐了。

拖刀鱼这活儿，也有时让人空欢喜一场。有时爷俩出上一潮海，钓不上一条半根儿刀鱼来，有时钓上条个儿不大的刀鱼，见它的尾巴梢子竟缺了一截。父亲说，这是在海里被大鱼追咬掉了尾部，逃生出来后，又上了我们的钩儿……

有时出海一潮，不见个鱼影儿，钓不上鱼自然过不了手瘾。父亲说，这多半是流水不对头，就是水层中没有随流洄游的刀鱼。逢到这种时候，小船儿摇回岸后，没有鱼儿可卸，父亲扛着橹，橹杠上挂着个空鱼筐。筐里除了铅坠、钓线外，是没有鱼的。渔人就戏称这是“扛了杠子了”（意思是：没有钓上鱼，只扛个橹杠子回家）。



有时，我手里扯的钓线，突然紧了。我以为是鱼上钩了，可线没有弹力感，往上拔提不动，赶紧告诉父亲。父亲放下手中的橹，接过我拔不动的线一试，说是“挂疆了”。父亲便一手抓起橹，“推”两下，再“搂”两下，那我拔不



动的鱼线，经父亲左一抖，右一抖；前一拽，后一抻，就把挂僵的钩给摘下了。拔上线将鱼饵和铅坠重整好，父亲“呸”地朝饵上啐了一口，再交给我下钓线。



父亲教我说，把鱼线下水里七八撮深后，觉得坠子触海底了，赶紧再收上一撮来线，并不停地抖动线，就可以避免“挂僵”的事发生了。有时，钩、坠、线，全塞进或陷进水底的礁缝儿或礁洞里。人在船上，够不着，也看不见，任凭父亲怎么“推”、“搂”橹，小船儿围着它直打转儿，也休想拔上钩和线来，直至拽断了线，损了钩和坠。只得把备用的一套再拴上，方能不耽误钓鱼。

刀鱼是在水中层游动，追逐钓钩上的鱼饵，把饵当成了游动的小活鱼虾。一旦它追上，猛地一咬钩，钓钩也就把它挂了个煞实，加之我扯线的手不停地抖动，上了钩的鱼就煞煞实地被拖进了船的中舱，休想能跑掉。

但也有的刀鱼很“诡”，它会顺着你收线时，往上送你一程，一旦你麻痹大意不收紧了线，它就容易缓钩逃脱跑掉。

刀鱼虽“诡”，也有“傻”的时候。父亲领我在海猫坨子外海面上拖刀鱼时，用的鱼饵大多是泥鳅（它质好恋钩），或是从刀鱼尾部切片下一两钩鲜鱼饵，挂缚在钩上。有时天气不好，弄不到鲜活鱼饵子，逢鱼多急了眼，就撕下块白布条子挂缚在钩上，充当鱼饵，也能“骗”刀鱼上钩儿，把它钓上来。

开始，我不相信——用白布条子还能钓上刀鱼来？后来，有几次，我和父亲俩还真的用白布条子钓上了大刀鱼。



说刀鱼“傻”也就不怪了。有时，爷俩拨上来的刀鱼，摘钩时发现，那钩不是挂在刀鱼的嘴巴上，竟是挂在一边鱼鳃或鱼眼珠子上。想必是那鱼在水层中追逐鱼饵时，我们不停地抖

动手中的钓线，就意外地把它挂上了。

在海猫坨子外海域拖刀鱼的旺季里，在小船穿梭中，偶尔会有幸逢上起水的刀鱼自己蹦进了船舱里；还会遇到漂浮在水皮子上的活刀鱼，那是它靠体内的气囊——鱼鳔漂上的，你即可伸手轻而易举地把它捞进舱中。父亲说，这是刀鱼“反脐子”了。我也不懂“反脐子”是啥意思……

从小跟父亲出海拖刀鱼，捉海蜇等，养成了我恋海爱钓鱼的习惯，成了个小垂钓迷。

儿时，像个“浪里白条子”，整天间在海水里游啊潜呀地扑腾弄得身上一道道水锈。母亲说我成了斑马喽！准是个小“海榔头”。其实，不管大人小孩儿，钓鱼的瘾头儿，不完全是为了吃鱼，十有八九是为享鱼咬钩那一阵儿的瘾头儿——鱼线弹抻，胳膊酥酥，手也“簌簌”的，你和鱼儿抻“皮筋儿”、“拔河”，那滋味儿是垂钓者最美妙最开心的享受，真是比吃鱼要美得多嘞！

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的海猫坨子。

2009年4月  
于大连



蟹子坑  
里捉解字  
丙申國寶

## 龙头山下蟹子坑里捉蟹子

在大连原五二三厂的东海边儿，有个凸出海湾的山头儿，人称它叫龙头山。

龙头山南侧的海湾里，有个“蟹子坑儿”，那里原先可真是蟹子的天堂啊。

### 初识“蟹子坑儿”

我第一次听到“蟹子坑儿”这名字，是在空袭中。

记得那是1944年吧？有一天，日本人拉响了空袭警报。住在海猫屯（即现在的甘井子区海茂村）日本两个炮台山脚下的中国人，不论男女老少，统统按日伪间长指令，被疏散到龙头山下“蟹子坑儿”一带避难。

记得那天是傍晚时分，只见蓝蓝的天空，出现了两个银白色的小点点儿，拖着两条长长白雾线……东炮台山上（在原石油七厂旁）的日本兵，像蚂蚁似的聚在高射炮下，“叽噎嘎哒”地转动着笨重的炮筒。

站在瞭望塔楼上的日本指挥官，腰挎东洋大刀，歇斯底里地“呜噜哇啦”下达着炮击令。“轰！”、“轰！”几声，只见半空里出现了几个似皮球大小的白烟点儿。可在高空中的美机仍照飞无事……

不一会儿，滚滚乌黑的浓烟似黑云，从南边大连升腾起来，遮住了半边天。随后传来消息说，美机轰炸了东小坞（即大连造船厂新中国成立前日本的昭和制钢所）。

空袭警报解除后，我们这些在“蟹子坑儿”的中国人，方被允许回



家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有些老人悄声讥讽日本人是“用爆杖筒子打飞机”。又说，今天的炸弹要是扔在“火油罐”（指石油七厂前身）的炮台山上，或是扔在日本的兵工厂（五二三厂新中国成立前的日本人兵工厂），我们这些人，都得死在“蟹子坑儿”里喂螃蟹……

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对于乐在海中，美在趣钓中，迷在划船和扑腾在海水里的渔家娃子来说，什么美机轰炸，日本炮击，全像初生牛犊不怕虎一样，心里全不留什么痕迹，唯独在心里牢牢地记住了“蟹子坑儿”这块令我神往的“处女”宝地。

空袭过后没几天，我这八岁的小渔童，扛上自拴的钓鱼竿、钓线和钩坠、“腥渔网”、筐篓、小桶等，独自一人，从海猫屯的大西南方，两个炮台山脚下的住处，只身急嚒嚒地奔到屯子的大东北方龙头山脚下的“蟹子坑儿”边。

那天空袭躲难，只留心天上的飞机“拉白线儿”，地上的炮筒吐火

舌，没心思观海。这次是按潮水规律——退潮时，来到了“蟹子坑儿”。

哦！原来这“蟹子坑儿”就在龙头山脚下南侧的浅滩里，满潮时看不到，只在枯潮时，在浅浅的海湾里，有一处没膝深，比碾盘大得多的浅水坑儿。

走近它细观，绵沙底滩小梭子蟹（飞蟹）横飞；那乱石碴间，螃蟹时而出没，鱼儿悠游。整个“蟹子坑儿”里，除了几块碾坨大小的石礁外，水中全被郁郁葱葱、飘飘悠悠的海藻菜覆盖着。

噢！难怪“蟹子坑儿”在人们嘴里传得这么响，对我的诱惑力这么大！这里真是静谧而富饶的鱼蟹天堂啊！

我像小猪儿拱进了粮囤子——又捉、又摸、又钓、又“腥”的，对小梭子蟹崽儿，还嫌它碍脚，干脆不稀要。筐篓桶里，大小螃蟹和大“赤甲红”蟹，互相厮夹在一起，气得蟹嘴里直吐白沫儿……

它们的混战，人休想拉开。我只有回家交给妈妈处置——上锅一煮，嗨！个个变成了大红蟹，全伸了腿，谁也不理谁了，任人尽情尝鲜、饱肚儿……

### “蟹子坑儿”里飞花絮

蟹子像公鸡一样好斗，你在水里乍一逢上它，它即亮起两只大螯，摆出一副要战的架势。你若怯它，它便并起一只螯，拖着一只螯，横着行迅速地逃遁。

#### 刷好锅煮蟹子——准拿

每次去“蟹子坑儿”时，我总是欢快地哼着歌谣儿，恨不能两只耳孔里再长出两只脚来，快点儿赶到那里。

因为到了那里，准情儿可以拿到蟹子，绝不会落空。妈妈可以将锅刷好，等着煮蟹子。

我告诉妈妈，我不敢许条鱼，但可以肯定地能许些螃蟹来。在膝盖深



或脚脖子深的水下，绵软的沙滩上，或乱石碴间，蟹子三三两两地在“跑趟儿”；有的趴在海藻菜上；有的躲在小石板儿下。你轻轻地掀起小石板儿（须防搅浑了水，蟹子溜掉），就见蟹子老老实实在下面，你可果断地、出其不意地伸手把它捉个正着……

捉蟹子时，别被蟹子的张牙舞爪吓倒；也不为蟹子有时“耍诡”所惑，用勇运谋，不等它回过神来，一把就把它“箍”住，让它连亮螯都来不及。

### 光腚碰子—摸蟹子

儿时，整天光着屁股在海边儿扑腾，早练就了一身好水性。当偌大的“蟹子坑儿”，就只我一个孩童时，便一丝不挂急不可耐地跳进水里。那礁檐儿疆洞下，准有螃蟹藏身，伸手一摸，“哎呦！”还未见蟹子，便见两只大螯先亮出洞来，着实吓人一跳。

别怵它，戴上备用手套，一不做，二不休把它摸到手，紧紧地握住两螯，不让它有任何施展的机会，就把它丢进筐篓或桶中。

但有的蟹子“死不悔改”，夹住你的手套死也不放松……我只好把夹我那只大螯生生地给它掰掉。

### 瞄上蟹子脚踩住，“押”着蟹子随意取

在脚脖子深的水湾里，碰上蟹子要逮住它，你任其亮螯，可不必伸手，用穿薄胶底鞋的脚，轻轻把它踩住（千万别把它踩得“粉身碎骨”，成了蟹酱，那就没吃头了）。然后，可以逍遥自在地，不慌不忙地，甚至哼着小曲儿，咂着糖块儿，吸上支烟，反正你是把它“扣押”在脚下，只要你什么时候愿意，你弯下腰用两个手指头捏住它的小腿根儿或蟹脐处，任它两螯乱夹，也够不着夹你的手，它只有乖乖地成了渔人的猎物。

任其“张牙”又“舞爪”，上了夹板跑不了

听妈妈说，端午节的早晨，是蟹子的生日，蟹子成群地出来“跑趟儿”。

天放亮前或晚上退潮后，可用灯照蟹子。在灯光下，蟹子相当老实，很容易逮着。

我跟捉蟹妇学着，用两条薄竹板儿，做成一米长的蟹夹子，就如同现今的食品夹一样，又像旧时铁匠打铁用的火钳子。

寻到了蟹子，不用担心手捉挨夹，你悄悄上前瞄住它，用两片竹夹，紧紧地把它夹牢，就像古时给犯人戴枷板一样。尽管它两螯八爪怎地挣扎，也只有无奈地成为瓮中之鳖。

### 持竿钓蟹子，胜似神仙

蟹子如贪官儿，总“嘴馋想贪”，没有不上钩的。本来，我立在礁头上持竿悠哉悠哉地在过垂钓瘾，可蟹子却从礁下顺着海藻菜偷偷地爬到了我脚前。待你伸脚去踩它时，它“嗖”的一下，贼似的逃得无影无踪，淹没在海藻中……

噫！我干脆暂停垂钓。把钓钩换上大块鱼肉当饵，再下到蟹子出没处。哦！不大工夫，这家伙就来抓钩了；用两螯夹住饵，送到嘴边大吃起来。我慢慢地试着往上一提线，快提出水面时，已把蟹子看得清清亮亮的。不料，这鬼东西“诡”着哩——它两夹一松跑了。

这时的钓者须有耐性，再下钩，它终于又上钩了，恋饵不松夹，被我轻而易举地拖进桶中。

为防它出水面跑掉，我制了一个长竿网兜，还不等把蟹子引出水面，就用网兜把它兜进了篓桶中了。有的螃蟹吃饵时，钩把它的嘴挂住了，这时，再怎么用力施威，也逃不掉了。

### 吹着口哨，砸上“腥饵”诱蟹进网

自制一个面盆口径大的“腥渔网”，砸些蛎头或海虹放在网中，再压上一个秤砣大小的海卵石，系上绳儿，沉到疆边礁头的水底。

水下的鱼儿蟹子，闻到网中散发出的腥味儿，便从水下四面八方凑了过来。有的鱼蟹钻在网底下，从网眼儿中抢食蛎饵；有的慢慢地进到网